

战地黄花

Zhan Di Huang Hua

臧云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战地黄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地黄花 / 臧云飞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1

ISBN 7-5059-53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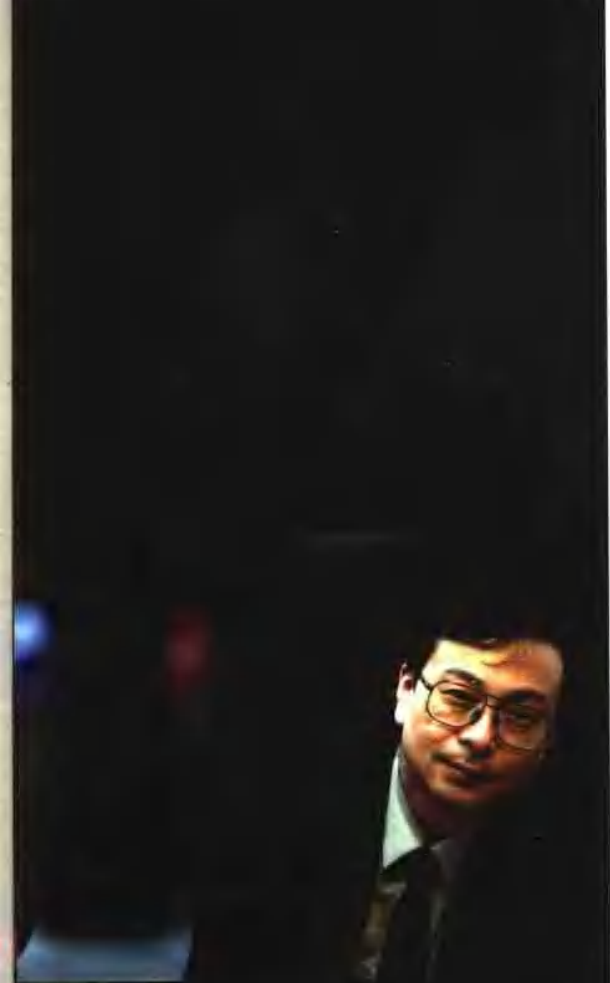
I. 战… II. 臧…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462 号

书 名	战地黄花
作 者	臧云飞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责任校对	姜淑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2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95-8
定 价	28.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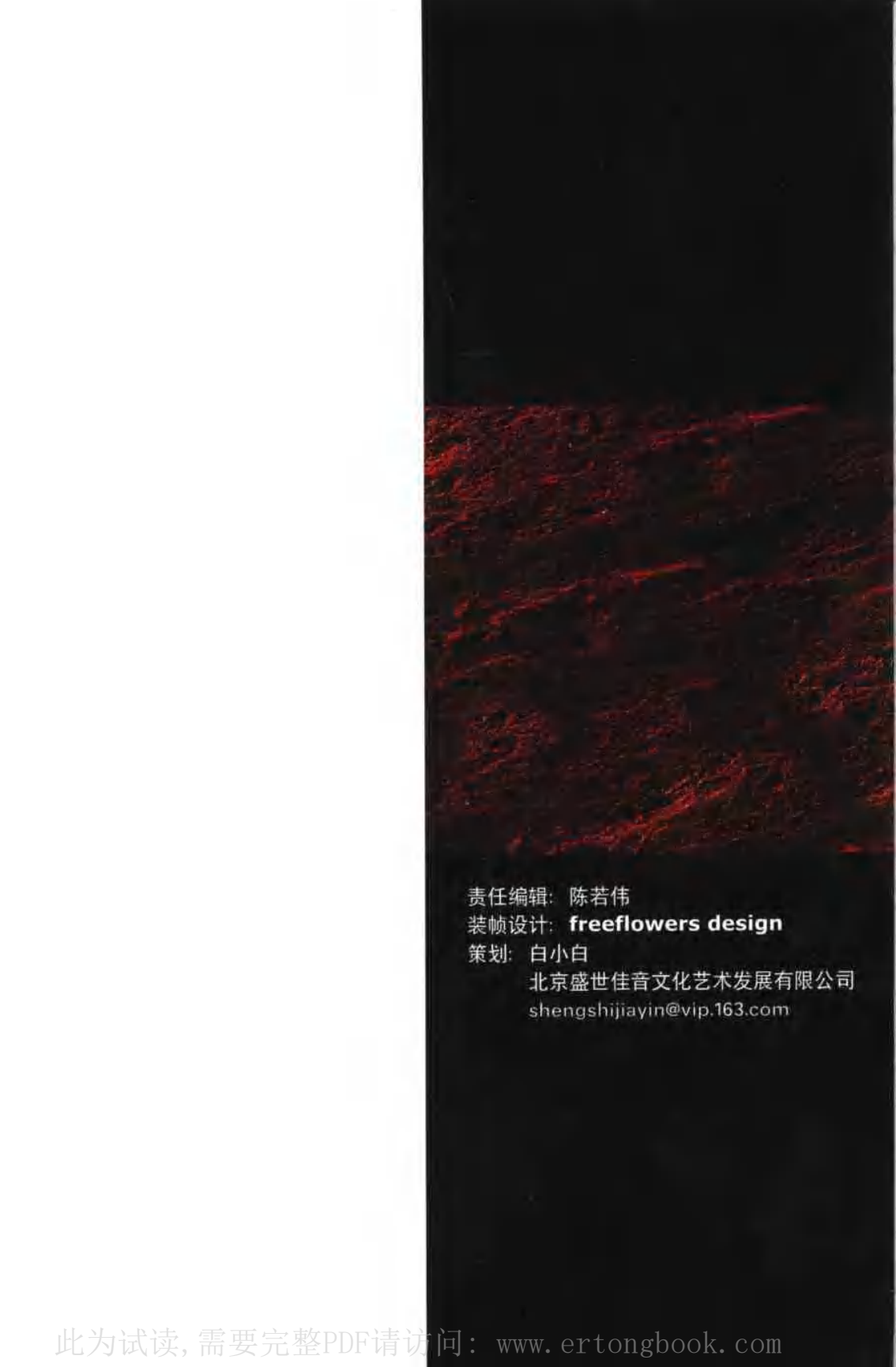
臧云飞

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国家一级作曲、编导
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创作的歌曲有

《一二三四歌》、《当兵的人》、
《三百六十五个祝福》、《我的士兵兄弟》、
《太阳红》、《光荣的士兵》、《东西南北兵》、
《士兵小唱》、《女兵》、《军中姐妹》、
《祖国万岁》、《听党指挥歌》、《爱军习武歌》、
《驻香港部队之歌》、《驻澳门部队之歌》等。

曾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国务院文化部文华奖、金钟奖、
解放军文艺奖等全国全军大奖。
四次荣立二等功。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freeflowers design**

策划：白小白

北京盛世佳音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shengshijiayin@vip.163.com



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即抗敌剧社)宣告成立。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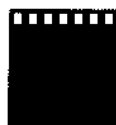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 1

——23集军队文艺题材电视文学剧本

上校的儿子 125

——电影文学剧本





《战地黄花》故事梗概

文工团建团七十周年前夕，在拆除老仓库盖新宿舍楼时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皮箱，皮箱里面旧得发黄的档案袋中，装有一沓被人粘贴过的破碎的沾满血迹的写着“战地黄花组歌”的乐谱。这些乐谱创作于什么年代？是谁创作的？乐谱上为什么沾满血迹？这些破碎的带血的乐谱是谁把它们粘贴在一起？又是谁把它放在了老仓库里？乐谱的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年轻的乐队指挥王家辉怀着对先辈们崇敬的心情对抗敌剧社和文工团的老同志们做了多方面的深入了解，这些乐谱引出了战争年代里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文工团员们的努力下，2007年8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抗敌剧社（文工团）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了这部浸透着两代文艺战士心血的《战地黄花组歌》。通过这部作品的排练演出，也展现了当代军队文艺工作老的精神风貌。



人 物 表

现代人物表:

- 林 珊 (女) —— 文工团青年歌唱演员
王家辉 (男) —— 文工团指挥
夏 雪 (女) —— 文工团舞蹈队队长、独舞演员、王家辉的女友
白干事 (女) —— 文工团业务办公室干事
团 长 (男) —— 文工团团长
黄小蔓 (女) —— 文工团舞蹈队演员、夏雪的竞争对手
吴 凯 (男) —— 文工团曲艺队演员、林珊的追求者
赵 庆 (男) —— 文工团乐队演奏员、王家辉的好朋友
周 敏 (女) —— 上海舞蹈学院舞蹈系主任、林珊的妈妈
孙皎皎 (女) —— 文工团女独唱演员
屈 晓 (女) —— 文工团女高音声部长
林 跃 (男) —— 文工团舞蹈队男舞蹈演员
安雯雯 (女) —— 文工团资料室管理员
廖一楠 (女) —— 文工团舞蹈队演员
杨 丽 (女) —— 文工团舞蹈队演员

历史人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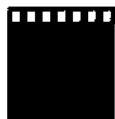
- 江 红 (女青年) —— 抗敌剧社演员
 (老年) —— 林珊的奶奶
赵大庆 (男青年) —— 抗敌剧社社长、指挥
 (老年) —— 赵庆的爷爷
林达夫 (男) —— 抗敌剧社乐手、作曲、江红的丈夫
全胜利 (男) —— 抗敌剧社小提琴手
梨 花 (女) —— 抗敌剧社演员





文工团在中国大剧院演出大型舞剧《红楼梦》，在华丽的灯光布景下，几十名美丽的女舞蹈演员翩翩起舞。林黛玉的扮演者夏雪以她高超的舞姿、精湛的技巧征服了所有的观众。演出结束了，夏雪捧着一大束观众和崇拜者们送的鲜花向化妆间走去，不时地向拍照的记者和团里的领导们微笑点头，打着招呼。

化妆间里，夏雪收起了笑容，极度疲惫地脱下演出服，懒懒地卸着妆。文工团业务办公室漂亮的白干事推门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最新号外，最新号外，今天演得不错，就是‘葬花’那段没昨天演的感人，昨天我感动得差点儿‘哇’了。”夏雪一边卸妆一边说：“那也不能场场都让你‘哇’呀。哎，你知道不，黛玉那场戏我这么一颤一颤慢慢地回头——”夏雪边说边做了一个舞蹈亮相，“这眼神正对上侧幕条盯着我的黄小蔓，哎你说她这看就看、学就学吧，干嘛眼神那么贼呀？”白干事：“嘘，小声点！”夏雪放低声音：“就见那贼光这么一闪，刷……所以呀，我就跑神儿了。”夏雪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白干事笑着说：“黄小蔓的眼神儿有那么大魔力吗，能让您这美丽的大台柱跑神儿？不过观众是看不出来的，只是你那一举一动是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的。”白干事说着瞪大了两只眼，举起手做了一个老鹰扑食状。夏雪：“哎吆！别吓着我，我们能干的白大干事，这团里有什么事儿你要看不出来，那你不就‘白’干了吗！”白干事挤了挤坐在夏雪旁边：“说正经的吧，最新号外，这可是真正的号外。”白干事拉长了声音拿腔拿调地说：“夏雪接旨——军区调令——下来了，你南京那个亲爱的指挥家，我还没见过面的妹夫王家辉，三日之内就要来本团报到了。”夏雪兴奋地：“真的，这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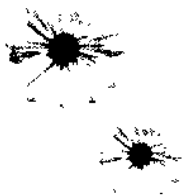


就批下来了？”白干事：“那可不，你不看看是谁操办的。哎对了，我为你俩这事儿跑上跑下的，磨破了嘴皮子流尽了汗，你可得告诉你那王家辉，我可是你们团聚的大恩人——之一。”夏雪快速卸看妆，使劲地点着头：“是是是，‘白姥姥’在上，‘黛玉’这厢有礼了。”白干事：“哎哎哎，我可不当那‘傻姥姥’，怎么咱也得是‘凤姐儿’级的吧。”这时，有人敲化妆室的门，白干事：“谁呀？”有两个姑娘推开个门缝儿：“我们是舞蹈周刊的记者，能不能采访采访黛玉的扮演者？”夏雪高声道：“我说你们这些记者怎么不早点儿来，我这刚卸了妆。”白干事急忙站起来招呼着：“没事、没事，你是天生丽质，化妆不化妆都是大美人。来来来快进来吧。”化妆室的门被推开，十几名娱记拥了进来，争先恐后变看角度抢着拍照、采访。白干事也手忙脚乱的和夏雪一起招呼看、应酬着……

军区大门口的传达室里，文工团新调来的指挥王家辉、乐手赵庆放下各自的背包，正在登记。赵庆：“王家辉你先去团里报到吧，我去干休所看看我那革命老爷爷老奶奶，下午再过来。我奶奶电话里总唠叨，非让我先住他们那儿。”“好的。”王家辉边登记边答应着。

王家辉站在文工团业务办公室外面轻轻喊了一声：“报告！”王家辉等了一会儿，又提高声音：“报告！”办公室里白干事冲着门外问道：“谁呀？门开着呢。”王家辉进门：“报告，我是新调来的指挥王家辉。”白干事站起身微笑看：“啊，你就是王家辉呀，我是夏雪的好朋友白干事。”王家辉赶紧答话：“啊听夏雪常说起你。”白干事：“你们夏雪呀——嗨！完了咱们再细聊，我先带你去见团长。”

从团长办公室出来，王家辉、夏雪提看大包小包在白干事的引领下往文工团歌队——王家辉的暂住地“琴房”走去。当路过一排旧仓库时，夏雪向王家辉身上靠了靠说：“看见了吧，这个旧仓库这



两天就拆，这里将是我们文工团——”夏雪顿了顿，幸福地看着王家辉：“现在是‘咱’们文工团了。”夏雪提高了嗓门：“这里将是文工团崭新的六层宿舍大楼，我们可能住这间，也可能住那间。”夏雪微闭着眼睛，用手在空中舞蹈着，比划着。白干事笑着看看王家辉对夏雪说：“又比划上了，我们的大美人，”白干事也微微闭上眼睛看看夏雪伸开双臂：“啊，多么漂亮的空中楼阁啊！美丽的夏雪住那间，不太美丽的我住这间，我要是饿了呢？我就——”夏雪：“我就给你包方便面。”白干事：“还是留着你们自己吃吧。”三人走开，说笑着。白干事对王家辉：“你这新来的，就先在琴房住住。刚才团长不是说了吗，等文工团新宿舍盖好了，你们再把那个证领了，小两口儿一那个，小新房一住，生活美满满甜甜蜜蜜。”夏雪：“咳，那是美好的梦吧，我虽说是团里的主演，还不是住集体宿舍。”白干事：“好在赵庆去他爷爷家住了，要不然就更不方便了。”王家辉：“这已经很好了，新来的同志嘛，工作第一，工作第一。”夏雪：“你看看他，这刚见面就工作第一，好不容易和我凑得近了点儿，把我排第几啊？”王家辉点着头：“都是第一，都是第一。”

三人走进合唱队小院。在歌队排练室里，几十名身穿军便装的年轻的男女合唱队员正站在合唱架子上排练，歌声在琴声带领下此起彼伏，只是没有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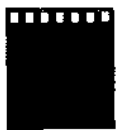
排练室院子里，王家辉听着从排练室里传出的歌声：“声音太好了，比我们歌舞团合唱队水平高多了！”白干事：“那还用说，这个合唱队 and 这个文工团一样，成立都快七十年了，也就是你运气好，要不是刘指挥退休，是不可能调新指挥来的，当然了也是我们夏雪命好。”夏雪：“就是嘛，也多亏了上次全军汇演团长看过你指挥，再加上我们亲爱的白干事运筹帷幄。”白干事：“记着就好。”三人



走进歌队排练室旁狭小的琴房，琴房里除了一架发旧的钢琴外，就只剩两张床板了。白干事：“王家辉呀，你就睡这张床吧，赵庆来不来这张床都给他空着。你们这牛郎织女的，好不容易见面了，我这个电灯泡就别总点着了。王家辉，别忘了，刚才团长说了，明天下午两点演出小分队出发去内蒙，你就先跟着去体验体验生活。”王家辉：“知道了，谢谢白干事。”夏雪拍拍白干事的肩：“别谢了，这是我的好姐妹，你呀，只要对我好就行了。”白干事朝夏雪做了个鬼脸哈哈笑着走了。夏雪伸出头去，朝合唱队院子里看了看，吐了吐舌头轻轻“插”上了门……

厚重的云笼罩着天空，天空就像是个雨铃铛，稍稍一摇就会下雨，却又大半天就是下不来。文工团大院，一道残垣轰然倒塌，推土机的作业声远远传来。后勤处长和几个团里的同志繁忙地指挥着一群民工拆除一排老式的仓库平房。文工团终于开始拆除那个已经废弃的老仓库了，在仓库旧址要重新盖一栋新楼，这样就可以解决文工团演职人员的住房问题了。

随着旧房的晃动，坍塌的新墙，处在仓库边缘的房间更是墙皮脱落，尘土飞扬。屋顶上一块木制天花板砸了下来，重重地拍在屋子角落里破旧的架子上，破旧的架子晃动了几下勉强没有倒下，架子上方一个深棕色的老式旧皮箱随着木架的晃动掉了下来，皮箱上隐约可见有暗红色的字样。站在不远处的两个民工看到掉下的旧皮箱交头接耳，一个民工拍拍身上的土向倒塌的房角跑去，顺手从碎砖土中拽出了皮箱，两个民工用手拂去箱上的尘土，刚想看看是什么，突然天空中一道闪电划过，随后震耳欲聋的雷声砸了下来。两民工被这突如其来的雪电惊呆了，扔下旧皮箱拔腿就跑。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工地上一片混乱，几个军人和民工慌忙找地方避雨。





雨水搅和着泥土在地面上形成一团团青雾。随着暴雨的冲刷，旧皮箱上暗红色的字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纪念”。后勤处长披上战士递过来的雨衣走过来，低头看了看旧皮箱，伸手把皮箱提了起来，招呼民工和战士们把皮箱连同几个破旧的木箱一起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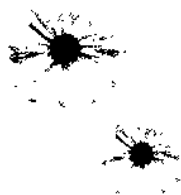
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

内蒙边防某部营地阳光普照、晴空万里。数千名官兵端坐在台下聚精会神观看文工团小分队的演出。舞台上口技演员正在表演他的绝活，他学的猫叫、猪叫、狗叫逗得大家前仰后合。舞台后面几个女声小合唱的演员到处喊看找林珊，白干事冲着其中的一个演员屈晓忙问：“舞台上正演出呢，你们乱喊什么？”屈晓抓看白干事的胳膊着急地说：“女小合马上就该上场了，林珊到现在还没露面，我们台前台后都喊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白干事气愤极了：“整个一个乱弹琴，刚刚报到的新同志就敢误场，这还反了她了。”台上报幕员报看下一个节目女声小合唱。白干事推着屈晓和其他几个女演员：“你们快上吧，少一个就少一个吧，这个林珊！”屈晓和女声小合唱的演员们一个个皱着眉急匆匆地往台上走，当经过侧幕条时一个个绷着的面孔迅速变成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她们在舞台上热情地演唱着女声小合唱《兵哥哥》：“想死个人的兵哥哥，去年他当兵到哨所……”气得直跺脚的白干事一抬头看见林珊披着演出服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白干事怒目圆睁呵斥道：“你给我站住，女声小合唱都开始了，你跑哪儿去了，刚到文工团就敢误场，你还想不想干了？”林珊气喘吁吁地说：“不是——我——从招待所走过来的时候，孙皎皎让三轮车撞了，我和蹬三轮的把她送卫生所了，大夫说恐怕是骨折，孙皎皎让我告诉你地来不了了。”白干事对着林珊大喊



着：“你们怎么搞的，这么十几步路还让车给撞了。”林珊让白干事骂得流着眼泪委屈地说：“是一个小孩摔倒了，三轮车过来了，我和孙皎皎去抱小孩，结果车就把孙皎皎撞了，不怨我们！”白干事回头看了看舞台，舞台上女小合的演员们还在唱着“兵哥哥，兵哥哥，妹妹心中的星一颗……”白干事回过头来问林珊：“皎皎现在怎么样了？”林珊：“卫生所的车把她送医院了。”这时舞台总监跑过来问白干事：“该孙皎皎独唱了，人呢？”白干事火急火燎地：“孙皎皎上不了了，赶快接下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是什么？”舞台总监赶忙说：“是新疆舞《阳光路上》。”白干事：“演员们呢？”“她们正在换服装，可能还得等一会儿，怎么办？”白干事搓着手：“都乱了套了，都乱了套了。”女声小合唱的演员们在战士的掌声中走下舞台，白干事冲着屈晓：“怎么不多唱一首？”屈晓两手一摊：“不知道啊！”这时舞台上的报幕员拖着腔报道：“下一个节目由孙皎皎为大家演唱《为了谁》。”白干事慌了：“完了，完了，怎么幕都报了，孙皎皎受伤送医院了呀！”舞台总监：“这可怎么办啊？”白干事盯着委屈的林珊眼睛一亮：“救场如救火，你上。”白干事推着林珊，林珊就在战士们的掌声中被白干事推上了台，林珊愣了片刻好像才醒过神儿来，慌忙整理好演出服，不知所措地站在了麦克风前……





二

由于独唱演员孙皎皎的意外缺场，在白干事救场如救火地指挥下，林珊站在了文工团的演出舞台上，虽然只是小舞台、小分队的演出，但当音乐响起，林珊看着长年驻守在边疆可亲可敬的战友们，她全身心投入、声情并茂地演唱着。林珊完美的演唱，感动了所有观看演出的边防官兵们，也出乎意料地震惊了文工团小分队的演员们。林珊的演唱还没有结束，台上台下已经响起了长时间的、极其热烈的掌声。白干事长出一口气，和站在侧幕条后面的舞台总监对视一下，点点头，也跟着鼓起了掌。坐在调音台旁帮忙的王家辉也被林珊的歌声打动了，和大家一起使劲儿鼓起了掌。

锣鼓声中战士们热烈欢送文工团小分队的演员们，部队领导和团员们握手道别，白干事组织大家上车，官兵们恋恋不舍地向演员们挥着手。汽车开动，几个年轻的士兵从队伍中突然跑出，朝着已经开动的汽车追去，其中一个小战士举着一束黄色的野菊花跑在最前面，他嘴里喊着：“皎皎，皎皎我们爱你……”，林珊把手伸出窗外，激动地接过花：“我也爱你们，我是皎皎的战友林珊……”

大轿车在草原上奔驰，一片片黄色的花朵从车两旁闪过。车内，文工团员们唱着《再见吧，草原》。林珊手里握着战士们送给她的黄花，放眼向窗外望去，辽阔的草原，肥壮的牛羊。大轿车行进着，演员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多少天的演出奔波劳累，让大部分演员随着汽车的颠簸睡着了。只有王家辉在记事本上写着、记着，手还不停地随着本的晃动打着拍子。



汽车颠簸了几下，王家辉发现林珊手上的鲜花掉在了他的脚下。王家辉朝林珊看去，林珊正沉浸在甜美的酣睡中。王家辉捡起花束，小心翼翼地放在林珊的手上。林珊猛然惊醒，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这个新调来的没有讲过话的战友。林珊慢慢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向王家辉轻轻点点头，摇了摇王家辉放在她手上的花。王家辉不好意思地赶快扭头躲开了林珊的视线。

突然，车身猛烈一晃，汽车陷入了一片深深的泥泞中。白干事带领众人下车在泥泞中搬石铺路推车。王家辉抱着一块块的石头和大家来回奔跑着。他的手臂被滚下来的一块石头划伤了，血涌了出来。站在泥里的林珊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手绢递给了白干事，朝王家辉努了努嘴。白干事接过林珊的手绢嘴里埋怨着王家辉：“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让我回去怎么跟夏雪交代嘛！”边说边用林珊的手绢给王家辉包扎着伤口。

汽车终于又上路了，车上的演员们虽然个个满脸满身都沾满了泥水、汗水，但大家仍然很快乐，不约而同又唱起了“再见吧美丽的草原、再见吧亲爱的姑娘，啊哈哈呵，我们像那骏马一样飞驰在美丽的草原……”

舞蹈队排练场里，舞蹈队队长夏雪正带领着舞蹈队的演员们排练舞蹈。突然发现了站在排练室窗户外面正向里边张望的王家辉，惊喜地跑到窗前朝王家辉招了招手，急急忙忙跑出排练场，舞蹈演员们的视线一起向窗外的王家辉瞟去。

王家辉走进了排练室昏暗的楼道，夏雪冲向王家辉，紧紧接住了王家辉的脖子。王家辉两手提着提包不知所措，这时夏雪身后传来文工团团长的咳嗽声，夏雪松开手，不好意思地看看身后的团长：“团长是您呐。”团长又使劲干咳了一声：“我可什么也